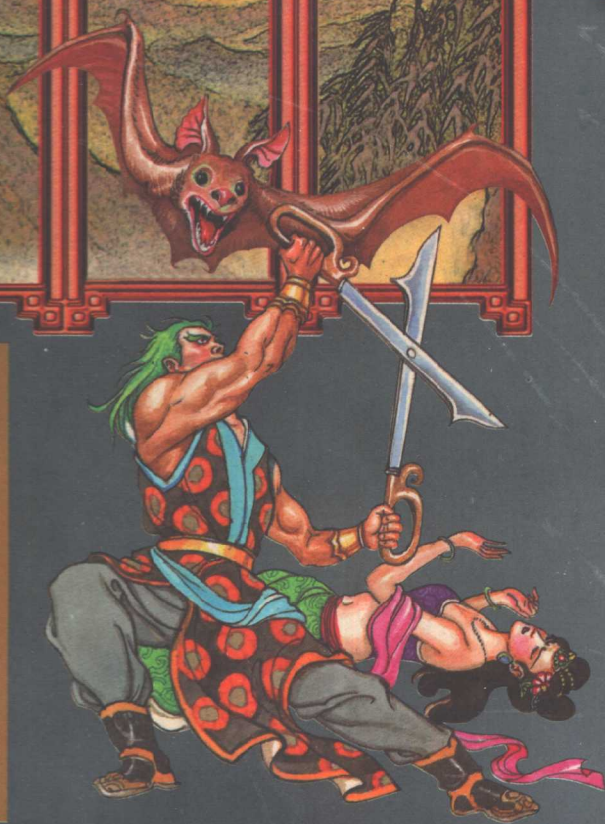


剪翼



柳残阳作品全集



剪翼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葛佳映

封面设计 静彦

剪 翼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0.5 印张 4 插页 240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80605-474-X/I · 407

定价:14.50 元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明朝，与建文帝有着若明若暗的关系。

蓝旌从师于鬼影子褚老侠，又是东海花仙子的传人，武功与容貌都卓而不群。其表妹白宁馨也是花仙子的传人，艺业不凡，美丽动人，与蓝旌是一对情人。为铲除为害武林的密帮，他们同心协力，历经艰险，屡建奇功。

当时武林正派的五家，即南江、北何、东海、西岳、中原，他们势力雄厚，但五家都有位公子被密帮当人质关押在一座荒岛上，由恶弥陀黑旋风看守着。蓝旌与白宁馨巧妙地除掉了这个恶魔，救出了这五个囚徒。

柳姬门是个邪派，也为密帮所驱使。成员全是女流，都修炼外媚功与内媚功，与人

拼战时，尽用下流妖术惑乱敌人心智而取胜。花仙子亲自出马制服了她们，并去掉了她们的外媚功，使她们改邪归正。

密帮的总旗主是十年前黑白两道都视为第一魔头的地府鬼王东方不律，因其名声太坏，总是蒙着面，连密帮中他所有属下都未曾得睹其颜。密帮帮主是给朱明家打江山的常将军的哥哥。当这个帮主被蓝旌与白宁馨的阴阳双璧击败后，有人乘着巨鹰要把他接到东海去过神仙日子……

目 录

第一章	剪翼		(1)
第二章	诛心		(39)
第三章	解厄		(78)
第四章	祛媚		(128)
第五章	残邪		(181)
第六章	屠魔		(233)
第七章	双飞		(278)

第一章 剪 翼

月黑风高，笔直的一条大街上，除了有三两条野狗，夹着尾巴，在寒风里踟蹰，在屋角的垃圾里觅食，时而传出几声争骨头的咆哮声外，就只有风吹碎屑的声音，路东的一座酒楼的酒幌子，风吹得砰砰直响。

风吹碎屑声、狗争食的咆哮声、酒幌砰砰声汇成了黑夜街道的特异声色——黑夜仍不能使街道寂寞。

酒楼的后进正房，大厅中尚有一丝昏黄的摇曳灯影射出，这是这座镇市中唯一的光明了，轻微的、悄悄的语声，时而趁风传出。

蓦地里——

狗声突然停止，砰砰的响声也静止了。碎屑风吹依旧，昏黄光影倏灭，人声戛止，那酒楼后进四周的房屋上，却突地冒出了四条人影，嚓嚓嚓，三条人影落地，只有大厅对面屋上的人影，仍然矗立。

落地的人影，成品字形在院中一站，为首的人传出了一声苍老的、严厉的沙声道：“蓝掌柜的，有好朋友到访，怎么装聋作哑？”说话的人，面向左首耳房，讲完了似是静等回答，二眼熠熠注视着耳房的门口。

耳房中，黑洞洞的毫无反响。倒是大厅对面的一排房屋中，最左的一间里，传出来一声朦胧的话音道：“是谁呀，半夜三更的还在大厅叫闹？不要吵醒别的客人！要的东西，不都给您准备好了吗？”

接着听到他咕咕哝哝的骂个不停。火链声响，灯光倏亮，房门半开，一颗蓬松的脑袋伸出，朦胧中看清院中阵势，急愣愣的打了个寒战，口中结结巴巴的道：“三位大爷……是……干什么的……”

院中那为首之人，依旧用严厉的苍老沙声，说道：“请你们蓝掌柜的出来，就说有好朋友到了！小二，快点！”

小二尚未有反应，原是毫无声息的耳房中，传出了细微的响声，耳房门亦于此时突然敞开，一条矮小的黑影，自内大步而出，到得院中，为首沙声的人，真是啼笑皆非，因为面前站的竟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子！圆圆胖胖的脸，一双大眼，熠熠有神，高挺的鼻梁，丰厚的嘴唇，透着朴实中带点机灵，一身玄色衣裤，头带束发环，长发披肩，一脸厌恶的神色，看了院中三人一眼道：“半夜三更，鬼叫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童稚的脸上，装出一派老练的神气，直使得沙声人，恼羞成怒，怒气道：“小狗去叫蓝笠出来，老夫有事找他！”

童子大眼一瞪，端详了面前这个矮瘦的小老头一眼，只见他一身黑衣，小鼻子小眼睛，留着二撇八字胡，活像个算命的先生，不由得红红的小脸漾起了笑容，但刹时又神色一整道：“我爹爹不在家，明天来吧！”

说罢，转身就待返屋，突地又回转身来，声色俱厉的向矮小老头道：“哼！黑夜私人人家，你们一定不是好人，我爹爹没你们这样的朋友，滚，滚，滚！”两只小手叉腰，两眼怒瞪着站于院中的三个夜行人！

矮小老头，本已因本店掌柜的久不出面，怒气早生，今又被这小孩子，如同对待畜牲一般的喝骂，更激起了他满腔怒火，大喝一声：“小狗，可恶！”声随人到，一抬右臂，猛的一掌，拍向童子的顶门。

童子似已料到他有此一招，小身躯滴溜溜一转；矮身转到矮小老头之左方，一伸手，“啪”的一声，一掌击在了矮小老头的臀部之上，发出了一声轻脆的响声。

“格格”一声轻笑，同时揶揄的道：“打你个屁股，叫你记住，以后不可夜入民宅！”话声未歇，突听一声大喝，一股疾风，夹着室人的气流，压顶而下！

原来那矮小老头，在轻敌之下，本未出绝学，仅在盛怒之下，一掌击出，且在掌出后，突然减缓了掌势，不愿落个以大欺小，未料到面前童子，却趁他掌势一缓，身形倏转，给了他一下重的，人小力轻，虽不疼痛，然而自己偌大年纪，在江湖上已成名数十年，今夜竟在一个童子手下吃瘪，不由得气愤高涨，身形不转，左手疾抡，一拳即想将童子毙于掌下，以解心头之恨！

童子话声未歇，已觉出来势太猛，自己竟是无法脱出其抄来的左手的一抓，更难躲开头上疾压而下的雷霆疾击，小心眼里，不由得豪气一生，右掌握拳疾出，迎向抄来的

左手，左拳一式冲天炮，就待硬接，堪堪接触，已是感到力促气迫，双臂酸麻之时，突感身子被人挟提起一捧，身子不由自己的腾空而起……两臂疾划，双腿一蹬，借势一个鹞子翻身落向地面，突然身旁黑影一闪，拦腰被人一抱，未落地的身形，便轻轻的被托着放到地上，耳边同时传来了娇脆的一声埋怨道：“旆弟调皮！”

被称为旆弟的童子，扮个鬼脸全身偎向了身旁的一位全身劲装的蓝衣丽人身上。

在童子被人摔出以后，矮瘦老头的招式目的顿时失去了踪影，已自一愕，而这时身旁却又悄然的多了个俊俏身影，矮瘦老头招停手歇，凝目打量这俏生生的人影，忖道：“好俊的年轻人！”

只见这个目如朗星，鼻似悬胆，英挺俊拔的年轻人，面带重煞，不怒自威的正注视着自己，直看得他不由自主的心头一紧。

一身白衣在夜风中飘曳，年轻人双眉一耸，不屑的道：“请问贵客高姓？不知找掌柜的有何指教？”

矮瘦老头，似是受了催眠般的道：“老夫神算子卜仁，有事与蓝掌柜的商量。”

年轻人道：“何事，与在下商量也是一样！”

神算子卜仁，顿时一怔，内心忖道：“我是怎么啦！竟不由自主的与他答话？”心内忖思，耳中听闻，口头却也不屑的答道：“小哥能作得主吗？”

年轻人双眉一皱，不耐的道：“作不了主，我还问你干

什么？”满面厌恶之容，似是不愿与神算子卜仁答话！

神算子面现狞笑道：“请蓝笠在三天之内，让出这‘天香居’酒楼，我们要用！”

年轻人一听，双目神光倏露，凝视着神算子卜仁，道：“凭什么？凭你？”

神算子卜仁伸手向怀中一掏，手上顿时多了一面小巧玲珑的小鼓，似弹丸般大小，托于掌中道：“就凭这个！”

年轻人看看神算子卜仁掌中的弹丸小鼓一眼，一抬手，弹丸小鼓，似被线引般的已到了年轻人手中。神算子卜仁神色一变，却听年轻人道：“‘鼓令三更’，对在下无甚威胁可言，在下暂且收下了，除了这个还凭什么？”一面说话却将神算子卜仁的‘鼓令三更’收进了怀中。

神算子卜仁神色大变，“刷”的一声自怀中扯出了一面卜算用的招牌旗子，双手分执二端，怒声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狗，你先尝尝你卜大爷的厉害！”说罢，左手一放，右手把招牌一挥，像是一把钢刀似的横砍向年轻人的腰际。

年轻人却嘉许的道：“这还像话。”嘴里说着，身形却不动，直等到招牌夹着猎猎风声，即将及身之际，才疾伸右手，中食二指一并，就待夹夺挥来的招牌。

神算子卜仁，神情一紧，心知年轻人甚是了得。刚才那手隔空攫物，已是显露了其精湛的惊人艺业，神算子专门为人算命，可不愿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住，一招即为敌人夺住兵刃，真是大为丢人之事，故而心动意动，手腕一紧，招牌倏的收回，紧跟着大喝一声，招牌如蛟龙出海般

的腾跃翻飞，展开了他成名江湖的绝艺“要命十二招”，绵绵向年轻人身上要穴招呼。

一轮急攻，只见旗影翻飞，神算子卜仁的身影亦随旗招闪转腾挪，一身武功，确有独到之处，但那被攻的年轻人，却依然卓立于原地，一任神算子卜仁招招神出鬼没，着着狠毒辛辣，却只用一只右手挡点拍挥，使那猛烈的招式，均解于无形，“要命十二招”下来，竟是一步未动。

神算子卜仁成名江湖二三十年，今夜竟栽在这籍籍无名的年轻手中，心中实是不甘，但又无可奈何，“要命十二招”未能伤敌，招停身歇，仍桀骜的道：“好俊的身手！只是如此并不能解决问题，三天之内，这‘天香居’酒楼，蓝笠是非让不可！”

年轻人双眉带煞，威凛的向神算子卜仁道：“少爷念你在江湖上成名不易，且不知你与家父是何过节，虽然声声是强取豪夺的口气，也不为己甚，而你尚如此不知好歹，看来，不给点厉害，你是不死心的！”

话罢，未见他作势，身形已飘然而起，一进一退间，神算子手中的招牌，已到了年轻人手中，“嘶”的一声，一分为二，就在他身动之时，倏闻一声轻喝：“旌儿不可伤他！”喝声入耳，这才临时变招，只夺了神算子的招牌！

同时，一声劲喝道：“慢着，卜兄速退！”一条庞大的身影，自左厅房后腾起，疾落院中。

年轻人转向来人看去，乃是一个身躯高大，较常人高出半头的黑衣老人，一双神光熠熠的鹰眼、鹰鼻、薄唇，让

那突出的颧骨，陷在了凹形的脸上，黑夜中更增阴森森之气。

黑衣高大老人落地后，神算子卜仁同另外从未开口的二人，同时躬身，向其身后一退，老人阴森森的脸上，牵了牵，似是挤出点笑容，可是使人看了，毛发都不舒服！只见他阴声道：“小哥是何人门下，可否告知老夫？”

被称为旌儿的年轻人，冷冷的道：“无此必要！”

高大的黑衣鹰眼老人，一听此话，只气得戟指骂道：“小狗太张狂，让老夫教训教训你！”话落势动，蒲扇般大的巨掌，挟着一股疾风，怒涛排山般的击向旌儿，其声势之雄，直是无与伦比！

被称为旌儿的年轻人，神情一凛，收起了轻视之心，然而那俊秀挺拔的脸上，却依旧是一派轻蔑！无与伦比的掌势，迅将近身之际，旌儿见他右臂一抬，一招硬接，“砰”的一声闷响，交手中的二人，竟是平分秋色，不分胜败，但见二人衣袂飘飘，各自微晃身影，旋即停止。

旌儿心内忖思道：“好雄浑的掌力！”

高大黑衣老人却在对掌后，面露诧异，忖道：“如许年轻的娃儿，竟能在无备中，轻描淡写的接下了老夫六成真力的掌劲，看来今晚倒是遇到劲敌，时已不早，我必须早点解决才行！”

就在他们各自忖思之际，突地一条黑影，自大厅屋脊暗影中窜出，落于二人中央，原来是一个面容清秀，一身商贾打扮的老者，他面向黑衣高大鹰眼老人，抱拳道：“不

知昔日老友驾到，我蓝笠未曾远迎，尚祈追魂铁掌关大侠恕罪！”

追魂铁掌一听这当面的商贾打扮的人，竟能一口叫出自己的名号，不禁一愣！鹰眼一瞪，注视着蓝笠道：“我们竟是走了眼啦！原来蓝掌柜的亦是我们的同道，那就更好办了，只是未请教蓝掌柜的在未曾开这间‘天香居’前，在哪儿立窑？”

蓝掌柜的闻声，哈哈大笑道：“我蓝笠一生从商，这乃是我的祖产，我又不是山大王，怎配立窑安寨？看来关大侠是真正的失眠了！只不过我倒可以替关大侠提个醒儿，昔日家兄确实在江湖上走动过，蒙武林同道看得起，送了他个匪号，人称‘烟侠’，他却自称‘烟叟’！可惜他不在此。”

铁掌追魂一闻此言，不由得一摸颈后的一块伤疤，心中激起了无比的恨火！一幕自己在二十年前被“烟侠”蓝笠一记烟袋锅的羞辱！同时也想起了，面前这个商贾打扮的蓝笠，不就是当时亦在场的酒侠蓝笠吗？自己二十年来，只记住了“烟叟”，却忘了“酒侠”！听他口气，那蓝笠老鬼竟是不在，那么这架梁子，亦可在他身上解决了，心内想着，脸上的变化，却先是恍然大悟，继又怨恨交并，最后却像是找到了解脱般的，双眼瞪着酒侠蓝笠道：“谢谢蓝二侠的提醒，既然蓝笠老鬼不在，关大爷这架梁子，就只好找你算一算了！来来来，我们是老朋友啦，就地解决算了，也不需要再等三天了，你就今晚让出这‘天香居’，我关奎就收下来，算是这二十年的利息吧！”

酒侠蓝笠微微一笑，仍是和颜悦色的道：“好说好说，二十年利息不多不多！只是现在天色不早，似乎此处亦非你我较量之适当场所。我看关大侠就传个令，请您那些老朋友，都一齐出来，我们找个地方如何？”

铁掌追魂关奎蒲扇大掌一挥，向神算子卜仁道：“卜兄请他们都出来。”回头向酒侠蓝笠道：“我们到何处好？你看那镇东的树林中的空地如何？”

酒侠蓝笠一点头道：“老朽同意，只是，此处尚需要交代一番，你们先去如何？”

铁掌追魂关奎诧异的道：“我们？你蓝二侠也太过自信，也太瞧不起我关奎了！再说，就你一个……”话至此处，突见蓝笠摇手道：“你关大侠也太多心！你们不是要我们这‘天香居’么？喏，喏……”用手一指身后的年轻人道：“他是我过继给大哥的犬子蓝旌，让他去解决‘天香居’的事，我们来解决我们的如何？”

铁掌追魂关奎这才无话可说，此时院中已连续进来了五人，连前三人加上铁掌追魂关奎，竟有九人之多，铁掌追魂关奎，刚想领先跃出，突听酒侠蓝笠道：“白四弟，店中事交给你了，莫让旌儿乱跑，旌儿跟着你馨表姐，不准乱来！”

话声入耳，铁掌追魂关奎身形急煞。眼向酒侠蓝笠看去，见那被称为白四弟的竟就是那最初应声的店小二，他一直在那门口站立未动，此时却已走出门来，一身酒保打扮，四十余岁年纪，铁掌追魂关奎突向酒侠蓝笠道：“这位

可是你们‘烟酒渔樵’中的‘樵侠’白枫白四侠？啊！真是真人不露相，老夫来‘天香居’几次，竟是未能看出，端菜燎酒的小二哥就是闻名江湖的樵侠白枫！只不知那位白三爷可也在此？可否请出一并一见？”

小二打扮的樵侠白枫，豪迈的一笑道：“怎敢当得关大侠如此讲话！白老四在商言商，何敢得罪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三哥他是离不开水的，此处吗？不适于他住，倒是有违关大侠的好意了！日后他来此时，叫他再去关大侠处请安。”说罢一抱拳，接着对酒侠蓝笠道：“二哥去吧！此处我会照看！”

铁掌追魂关奎一挥手，当先跃起，刹那间，九条身影，鱼贯消失于夜暗中。

酒侠蓝笠，也适时向蓝旌道：“我们走！”话落，两条人影已是消失于店房之外，其速度之快，真如流星下泻，雷电交闪！

镇东一座茂密的参天古树林中央，天然形成的一块空草地上，九个黑影，散乱疏落的站在靠东的一面，那高大黑衣的铁掌追魂关奎，正同神算子卜仁道：“怎么还未见到来？莫非……”

话声未落，“刷”的一声，一身白衫的蓝旌，已美妙的、轻灵的跃落林中空地中央，身后安详的步出了酒侠蓝笠。

蓝旌身形站定后，俊目望向铁掌追魂道：“关大侠今晚是先解决二十年前的梁子，还是先解决挪让‘天香居’之事？我看二者都是针对我蓝家，我们还是一起解决的好！”

铁掌追魂关奎道：“虽然看来是一件事，可是梁子是我关某人个人的事，‘天香居’却是另当别论，那是非让不可的！只不知你这一解决是如何个解决法？”

蓝旌道：“既然如此，那就更好办了。你我较量一番，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铁掌追魂关奎道：“你是说我俩一战定输赢？”

蓝旌不屑的道：“只怕你无此决定的权力！”

铁掌追魂关奎道：“听你的口气，似是赢定了！年轻人有此豪性，原是无可厚非，只怕是如不了你的愿，好吧，老夫就成全你的心意！”

蓝旌微微一晒，身形晃动，口中道：“那么有僭了！”右掌微招，骈食中二指点向铁掌追魂关奎的双睛。

铁掌追魂关奎，一见来招竟罩住了自己全身穴道；虽然指向双睛，却是难以找出罅隙，直是随处可以向己戳点。如此静中寓变的绵密而狠辣的攻敌招数，尚是他生平所仅遇！在这电光石火间，招式已临，迫不得已，双腿微挫，连退三步，躲开了这招无懈可击的来招后，迅快的抢制先机，左脚踏上左前方一步，右臂抡掌向着蓝旌的身前大穴，这种变招应敌的机智，亦只有他这个老江湖才可以如此，虽是如此，而那蓝旌却也随身跟进，右手骈指依旧指向铁掌追魂关奎的面门，而左手却疾扬，仍是骈食中二指，迎戳铁掌追魂关奎袭来的右掌。

铁掌追魂关奎跃动中的身形未稳，业已感到了右掌掌心，似触着了尖锐的钢锥，痛入心扉！只见他庞大的身影，